

冰
心
文
集

第
三
卷

责任编辑：官 玺

封面设计：袁银昌

冰 心 文 集

第 三 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125 插页 精 7 平 4 字数 267,000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000册 (内精装2,900册)

书号：10078·3451 定价：精 2.40元 平 1.30元



作者在慰冰湖畔（1923年）

第三卷说明

本卷收入《冰心散文集》（包括《超人》和《往事》中的散文）、《寄小读者》、《南归》、《平绥沿线旅行纪》等散文集。

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九年间创作的未曾结集的散文，编为《集外》，按发表或写作的时间先后编次。

《冰心散文集》，初版于1932年。

《寄小读者》，初版于1926年。

《南归》，初版于1931年。

《平绥沿线旅行纪》，初版于1935年。

第三卷目录

冰心散文集

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	3
“无限之生”的界线·····	4
画——诗·····	8
问答词·····	10
梦·····	13
笑·····	16
往事(一)·····	18
到青龙桥去·····	39
闲情·····	44
好梦·····	46
往事(二)·····	49

寄小读者

《寄小读者》四版自序·····	81
通讯一·····	83
通讯二·····	84

通讯三	87
通讯四	89
通讯五	90
通讯六	92
通讯七	94
通讯八	97
通讯九	100
通讯十	108
通讯十一	114
通讯十二	119
通讯十三	122
通讯十四	128
通讯十五	132
通讯十六	136
通讯十七	141
通讯十八	143
通讯十九	154
通讯二十	158
通讯二十一	161
通讯二十二	164
通讯二十三	167
通讯二十四	170
通讯二十五	173
通讯二十六	176
通讯二十七	179

山中杂记.....	182
(一)我怯弱的心灵.....	182
(二)埋存与发掘.....	183
(三)古国的音乐.....	184
(四)雨雪时候的星辰.....	185
(五)她得了刑罚了.....	186
(六)ESKIMO	187
(七)说几句爱海的孩气的话.....	188
(八)他们说我幸运.....	190
(九)机器与人类幸福.....	192
(十)鸟兽不可与同群.....	193
通讯二十八.....	196
通讯二十九.....	198
南归	201
平绥沿线旅行纪	233
集外	
晨报.....学生.....劳动者.....	291
一只小鸟.....	293
法律以外的自由.....	295
五月一号.....	297
石像.....	301
宇宙的爱.....	302
山中杂感.....	304
图画.....	306

回忆.....	307
一朵白蔷薇.....	309
冰神.....	310
旱灾纪念日募捐记事.....	311
除夕.....	315
十字架的园里.....	317
《同级录》序.....	320
寻常百姓.....	322
新年试笔.....	326
二老财.....	328
一封公开信.....	333
肥皂泡.....	335
一日的春光.....	338
记萨镇冰先生.....	341
摆龙门阵.....	347
默庐试笔.....	350
力构小窗随笔.....	355
力构小窗.....	355
探病.....	357
做梦.....	360
悼沈骊英女士.....	363
我的童年.....	367
《蜀道难》序.....	373
再寄小读者.....	375
通讯一.....	375

通讯二.....	376
通讯三.....	379
通讯四.....	381
给日本学生的一封公开信.....	385
无家乐.....	388
给日本的女性.....	392
我的良友.....	395
丢不掉的珍宝.....	405
新年感言.....	410

冰 心 散 文 集

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

泰戈尔！美丽庄严的泰戈尔！当我越过“无限之生”的一条界线——生——的时候，你也已经越过了这条界线，为人类放了无限的光明了。

只是我竟不知道世界上有你——

在去年秋风萧瑟，月明星稀的一个晚上；一本书无意中将你介绍给我，我读完了你的传略和诗文——心中不作别想，只深深的觉得澄澈……凄美。

你的极端信仰——你的“宇宙和个人的灵中间有一大调和”的信仰；你的存蓄“天然的美感”，发挥“天然的美感”的诗词；都渗入我的脑海中，和我原来的“不能言说”的思想，一缕缕的合成琴弦，奏出缥缈神奇无调无声的音乐。

泰戈尔！谢谢你以快美的诗情，救治我天赋的悲感；谢谢你以超卓的哲理，慰藉我心灵的寂寞。

这时我把笔深宵，追写了这篇赞叹感谢的文字，只不过倾吐我的心思，何尝求你知道！

然而我们既在“梵”中合一了，我也写了，你也看见了。

一九二〇年八月三十日夜。

“无限之生”的界线

我独坐在楼廊上，凝望着窗内的屋子。浅绿色的墙壁，赭色的地板，几张椅子和书桌；空沉沉的，被那从绿罩子底下发出来的灯光照着，只觉得凄黯无色。

这屋子，便是宛因和我同住的一间宿舍。课余之暇，我们永远是在这屋里说笑，如今宛因去了，只剩了我一个人了。

她去的那个地方，我不能知道，世人也不能知道，或者她自己也不能知道。然而宛因是死了，我看见她病的，我看见她的躯壳埋在黄土里的，但是这个躯壳能以代表宛因么！

屋子依旧是空沉的，空气依旧是烦闷的，灯光也依旧是惨绿的。我只管坐在窗外，也不是悲伤，也不是悚惧；似乎神经麻木了，再也不能迈步进到屋子里去。

死呵，你是一个破坏者，你是一个大有权威者！世界既然有了生物，为何又有你来摧残他们，限制他们？无论是帝王，是英雄，是……一遇见你，便立刻撇下他一切所有的，屈服在你的权威之下。无论是惊才，绝艳，丰功，伟业，与你接触之后，不过只留下一抔黄土！

我想到这里，只觉得失望，灰心，到了极处！——这样的人生，有什么趣味？纵然抱着极大的愿力，又有什么用处？又有

什么结果？到头也不过是归于虚空，不但我是虚空，万物也是虚空。

漆黑的天空里，只有几点闪烁的星光，不住的颤动着。树叶楂楂槭槭的响着。微微的一阵槐花香气，扑到阑边来。

我抬头看着天空，数着星辰，竭力的想慰安自己。我想：——何必为死者难过？何必因为有“死”就难过？人生世上，劳碌辛苦的，想为国家，为社会，谋幸福；似乎是极其壮丽宏大的事业了。然而造物者凭高下视，不过如同一个蚂蚁，辛辛苦苦的，替他同伴驮着粟粒一般。几点的小雨，一阵的微风，就忽然把他渺小之躯，打死，吹飞。他的工程，就算了结。我们人在这大地上，已经是象小蚁微尘一般，何况在这万星团簇，缥缈幽深的太空之内，更是连小蚁微尘都不如了！如此看来，……都不过是昙花泡影，抑制理性，随着他们走去，就完了！何必……

想到这里，我的脑子似乎胀大了，身子也似乎起在空中。勉强定了神，往四围一看：——我依旧坐在阑边，楼外的景物，也一切如故。原来我还没有超越到世外去，我苦痛已极，低着头只有叹息。

一阵衣裳綷綷的声音，仿佛是从树杪下来，——接着有微渺的声音，连连唤道：“冰心，冰心！”我此时昏昏沉沉的，问道：“是谁？是宛因么？”她说：“是的。”我竭力的抬起头来，借着微微的星光，仔细一看，那白衣飘举，荡荡漾漾的，站在我面前的，可不是宛因么！只是她全身上下，显出一种庄严透彻的神情来，又似乎不是从前的宛因了。

我心里益发的昏沉了，不觉似悲似喜的问道：“宛因，你为

何又来了？你到底是到哪里去了？”她微笑说：“我不过是越过‘无限之生的界线’就是了。”我说：“你不是……”她摇头说：“什么叫做‘死’？我同你依旧是一样的活着，不过你是在界线的这一边，我是在界线的那一边，精神上依旧是结合的。不但我和你是结合的，我们和宇宙间的万物，也是结合的。”

我听了她这几句话，心中模模糊糊的，又象明白，又象不明白。

这时她朗若曙星的眼光，似乎已经历历的看出我心中的癥结。便问说：“在你未生之前，世界上有你没有？在你既死之后，世界上有你没有？”我这时真不明白了，过了一会，忽然灵光一闪，觉得心下光明朗澈，欢欣鼓舞的说：“有，有，无论是生前，是死后，我还是我，‘生’和‘死’不过都是‘无限之生的界线’就是了。”

她微笑说：“你明白了，我再问你，什么叫作‘无限之生’？”我说：“‘无限之生’就是天国，就是极乐世界。”她说：“这光明神圣的地方，是发现在你生前呢？还是发现在你死后呢？”我说：“既然生前死后都是有我，这天国和极乐世界，就说是现在也有，也可以的。”

她说：“为什么现在世界上，就没有这样的地方呢？”我仿佛应道：“既然我们和万物都是结合的，到了完全结合的时候，便成了天国和极乐世界了，不过现在……”她止住了我的话，又说：“这样说来，天国和极乐世界，不是超出世外的，是不是呢？”我点了一点头。

她停了一会，便说：“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我就是万物，万物就是太空；是不可分析，不容分析的。这样——人和人中

间的爱，人和万物，和太空中间的爱，是昙花么？是泡影么？那些英雄，帝王，杀伐争竞的事业，自然是虚空的了。我们要奔赴到那‘完全结合’的那个事业，难道也是虚空的么？去建设‘完全结合’的事业的人，难道从造物者看来，是如同小蚁微尘么？”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含着快乐信仰的珠泪，抬头望着她。

她慢慢的举起手来，轻裾飘扬，那微妙的目光，悠扬着看我，琅琅的说：“万全的爱，无限的结合，是不分生——死——人——物的，无论什么，都不能抑制摧残他，你去罢，——你去奔那‘完全结合’的道路罢！”

这时她慢慢的飘了起来，似乎要乘风飞举。我连忙拉住她的衣角说，“我往哪里去呢？那条路在哪里呢？”她指着天边说，“你迎着 he 走去罢。你看——光明来了！”

轻软的衣裳，从我脸上拂过。慢慢的睁开眼，只见地平线边，漾出万道的霞光，一片的光明莹洁，迎着我射来。我心中充满了快乐，也微微的随她说道：“光明来了！”

一九二〇年九月四日。